



老

舍

8

卷

饥荒(四世同堂第三部)

正红旗下·小人物自述

小说全集

90113970

laoshe

老舍小说全集

⑧ 卷饥荒(四世同堂第二部)

正红旗下·小人物自述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舒济 舒乙 编



90113970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舍小说全集·第 8 卷/老舍著,舒济 舒乙 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8

ISBN 7-5354-2864-9

I.老…

II.①老…②舒…③舒…

III.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
IV.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2949 号

责任编辑:刘 青 胡敦焕

责任校对:邓 风 陈丽玲

装帧设计:方隆昌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965×635 毫米 1/16 印张:312.25 插页:44

版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298 千字 印数:1-5000 套

定价:288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本册定价:26.00 元



一九五三年与夫人胡絮青于北京寓所

寔生仁哥 惠存



舍弟
十二·五·五。

— 安 東
Young An

一九二三年于北京



一九四七年于美国

第八卷 说明

本卷收入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第三部《饥荒》和两部自传体小说《正红旗下》、《小人物自述》。

《饥荒》是在 1947 年至 1948 年间于纽约写成。此部书前二十段（六十八——八十七）发表于 1950 年 5 月至 1951 年 1 月《小说》第 4 卷第 1 期至第 6 期。百花文艺出版社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初版。

此部书后十三段（八十八——一百）因中文原稿已毁，根据《四世同堂》的英文译本《The Yellow Storm》（1951 年纽约 Harcourt, Brace and Company 出版）一书的最后十三段，由马小弥再译为中文。发表于 1982 年 3 月《十月》第 2 期。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初版。收入本卷时，请陈恕校

阅。

《正红旗下》是在 1961 年至 1962 年间于北京所写，未完成。发表于 1979 年 3 月至 5 月《人民文学》第 3 期至第 5 期。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6 月初版。

《小人物自述》是在 1937 年于青岛所写，未完成。发表于 1937 年 8 月《方舟》第 39 期。

以上作品，收入本卷时根据初版本、发表时的刊物校勘，并增加了一些必要的简注。

第八卷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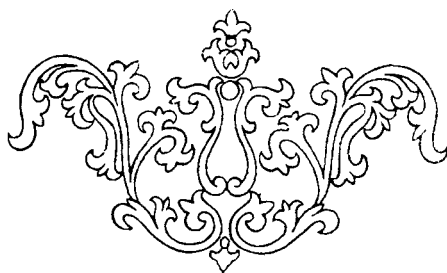


饥荒	1
正红旗下	292
小人物自述	428

四世同堂

第 三 部

饥 荒





六十八

恰巧丁约翰在家。要不然，冠晓荷和高第就得在大槐树下面过夜。

晓荷，盖着一床褥子与高第的大衣，正睡得香甜，日本人又回来了。

“醒醒，爸！他们又来了！”高第低声的叫。

“谁？”晓荷困眼蒙眈的问。

“日本人！”

晓荷一下子跳下床来，赶紧披上大衣。“好！好得很！”他一点也不困了。日本人来到，他见到了光明。他忙着用手指拢了拢头发，抠了抠眼角；然后，似笑非笑，而比笑与非笑都更好看的，迎着日本人走。他以为凭这点体面与客气，只需三言五语便能把日本人说服，而拿回他的一切东西来。他深信只有日本人是天底下最讲情理的，而且是最喜欢他的。

见到他们，（三个：一个便衣，两个宪兵）晓荷把脸上的笑意一直运送到脚趾头尖上，全身像刚发青的春柳似的，柔媚的给他们鞠躬。

便衣指了指门。晓荷笑着想了想。没能想明白，他过去看



了看门，以为屋门必有什么缺欠，惹起日本人的不满。看不出门上有什么不对，他立在那里不住的眨巴眼；眼皮一动便增多一点笑意，像刚睡醒就发笑的乖娃娃似的。

便衣看他不动，向宪兵们一努嘴。一边一个，两个宪兵夹住他，往外拖。他依然很乖，脚不着地的随着他们往外飘动。到了街门，他们把他扔出去；他的笑脸碰在地上。

高第早已跑了出来，背倚影壁立着呢。

慢慢的爬起来，他看见了女儿：“怎回事？怎么啦？高第！”

“抄家！连一张床也拿不出来了！”高第想哭，可是硬把泪截住。“想办法！想办法！咱们上哪儿去！”

晓荷不再笑，可也没特别的着急：“不会！不会！东洋人对咱们不能那么狠心！”

“日本人是你什么？会不狠心！”高第搓着手问。假若不是几千年的礼教控制着她，她真想打他几个嘴巴！

“等一等，等着瞧！等他们出来，咱们再进去！我没得罪过东洋人，他们不会对我无情无理！”

高第躲开了他，去立在槐树下面。

4) 晓荷必恭必敬的朝家门立着。等了半个多钟头，日本人从里面走出来。便衣拿着手电筒，宪兵借着那点光亮，给街门上贴了封条。

晓荷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。可是，像最有经验的演员，能抱着病把戏演到完场，他还向三个人的背影深深的鞠了躬。鞠完躬，他似乎已筋疲力尽，一下子坐在台阶上，手捧着脸哭起来。他的历史，文化，财产，享受，哲学，虚伪，办法，好像忽然都走到尽头。

高第轻轻的走过来：“想办法！哭有什么用？”

“我完啦！完啦！”他说不下去了，因为心中太难受。用力横了一下心，才又找到他的声音：“我去报告，报告！”他猛立的起来。“那三个必不是真正东洋人，冒充！冒充！真东洋人决不会办这样的事！我去报告！”

“你混蛋！”高第向来没有辱骂过父亲，现在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。“日本人抄了你的家，你怎么还念叨他们呢？难道这个封条能是假的？要是假的，你把它撕下来！”她的喉中噎了一下，说不上话来。用力嗽了几下，她才又说：“上哪儿去？不能在这儿冻一夜！”

晓荷想不出主意。因人成事的人禁不住狂风暴雨。

高第去叫祁家的门。

祁家的大小，因天寒，没有煤，都已睡下。韵梅听见拍门，不由的打了个冷战。瑞宣也听见了，马上要往起爬。“不是又拿人呀？”韵梅拦住了他，而自己披衣下了床。她轻轻的往外走；走到街门，她想从门缝先往外看看。可是，天黑，她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大着胆，她低声问了声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，高第，开开门！”高第的声音也不大，可是十分的急切。

韵梅开了门。高第没等门开利落便挤了进来，猛的抓住韵梅的手：“祁大嫂，我们遭了报！抄了家！”

韵梅与高第一齐哆嗦起来。

瑞宣不放心，披着大衣赶了出来。“怎回事？怎回事？”他本想镇定，可是不由的有点慌张。

“大哥！抄了家！给我们想想办法！”高第的截堵住许久的泪落了下来。



瑞宣又问了几句，把事情大致的搞清楚。他愿意帮忙高第，他晓得她是好人。可是，为帮忙她，也就得帮忙冠晓荷；他迟疑起来。他的善心，不管有多么大，也不高兴援助出卖钱默吟的，无耻的冠晓荷。

韵梅不高兴给冠家作什么，不是出于狠心，而是怕受连累。在这年月，她晓得，小心谨慎是最要紧的事。

高第看出瑞宣夫妇的迟疑，话中加多了央告的成分：“大哥！大嫂！帮我个忙，不用管别人！冬寒时冷的，真教我在槐树底下冻一夜吗？”

瑞宣的心软起来，开始忘了晓荷，而想怎么教高第有个去处。“大小姐，小文的房子不是还空着吗？问问丁约翰去！”

韵梅也忘了小心谨慎。“你自己去一趟，他看得起你，不至于碰了钉子！好吗，真要在树底下蹲一夜，还了得！”

约翰恰巧在家。这整个的院子是由他包租的，他给了瑞宣个面子。“可是，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啊！”

“先对付一夜再说吧！”瑞宣说。

韵梅给高第找来一条破被子。

6) 大家都没理会晓荷，除了丁约翰给了他两句：“日本人跟英国人不同，你老没弄清楚。日本人翻脸不认人，英国人老是一个劲儿。不信，你问问祁先生！”

晓荷没敢还言。可是，也并没感激瑞宣与约翰，因为他只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，而不懂得什么叫善心与友情。他以为他们的帮忙是一种投资：虽然他今天丢失了一切，可是必能重整旗鼓，（只要东洋人老不离开北平！）再跳动起来，所以他们才肯巴结他。再说，大赤包不久，在他想，必会出狱；只要她一出来，她便能向东洋人索回一切。

坐着约翰给拿来的小板凳，腿上盖着祁家的破被子，晓荷感到寒冷，痛苦，可是心中还没完全失望。每一想到大赤包，他就减少一点悲观，也就不由得说出来：“高第，不用发愁！只要你妈妈一出来，什么都好办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可以出来？”高第没有好气的问。

“你还能咒她永远不出来？”

“我不能咒她，可是我也知道她都作了什么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难道她给我们挣来金钱，势力，酒饭，热闹，都不对吗？”

高第不愿再跟他费话。

第二天，全胡同的人都看见了冠家大门上的封条，也就都感到高兴。大家都明白日本人的狠毒——放任汉奸作恶，而后假充好人把汉奸收拾了；不但拿去他们刮来的地皮，而且没收了他们原有的财产。虽然如此，大家，看见那封条，还是高兴；只要他们不再看见冠家的人，他们便情愿烧一股高香！

他们没想到，晓荷会搬到六号院子去。不过，这点失望并没发展成仇视与报复；他们都是中国人，谁也不好意思去打落水狗。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向晓荷打招呼——这点冷酷的冷淡，在他们想，也满够冠晓荷受的了！

可是瑞丰是个例外。他看，这是和冠家恢复友好的好机会。他必须去跟晓荷聊天扯淡。而且，假若乘冠家正倒霉的时节去献殷勤，说不定可以把高第弄到手。尽管高第不及招弟貌美，可是有个老婆总比打光棍儿强。这是他的机会，万不可失的机会。

“干什么去？老二！”瑞宣吃过早饭，见瑞丰匆匆忙忙的往外走，这样问。



“看看冠先生去。”老二颇高兴的回答。

“干吗?”

“干吗? 噫! 大哥你不是还帮忙给他找住处吗?”

瑞宣在昨天夜里, 就迟疑不定, 是否应当帮这点忙。他最怕因善心而招出误解——像老二的这种误解。这种误解至少会使他得到不明是非, 不辨善恶的罪名。听到老二的话, 他的脸上变了颜色。几乎是怒叱着, 他告诉老二: “我不准你去!”

“怎么?” 老二也不带好气的问。

“不怎么! 我不准你去!” 瑞宣不愿解释什么, 只这样怒气冲冲的喊。

天佑太太明白老大的心意——他的善心是有分寸的, 虽然帮了冠家一点忙, 而仍不愿与晓荷为友。她说了话: “听你哥哥的话, 老二!”

瑞丰非常的不高兴。扬着小干脸说: “好, 好, 我不去了还不行吗? 哼! 这儿没有一丁点自由, 我知道!” 说完, 他气哼哼的走进屋里去。

瑞宣真愿意大吵大闹一顿, 好出出心中的恶气, 可是看了看妈妈, 他把话都封锁在心里。匆忙的戴上帽子, 他走了出去。

刚一出门, 他遇上了冠晓荷!

晓荷向来不这么早起来; 今天, 因为屋中冷得要命, 他只好早早的出来活动活动半僵了的腿。小羊圈的人们多数是起床很早的, 他遇见了好几位邻居。他不知道怎么办好: 对他们递个和气吗, 未免有失身分; 虽然他目下的时运不太好, 可是冠晓荷到底是冠晓荷, 死了的骆驼总比驴大! 要是不招呼他们吧, 似乎又有点别扭; 他觉得自己现在是“公子落难”, 理应